

费宏达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Xiong Di Men



兄弟們

一



中国西部民俗风情三部曲

弟兄们 一

贾宏达
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第一章

风一阵大似一阵，从崖头上扑下来，把雪花旋得在院里打转儿。

耶怀兴看刚扫出的路，眨眼间被风抽得没个眉眼，把扫帚向窑壁上一靠，抬头望着旋起的雪花出神。

“下吧，下吧！只要不刮这么大的风就好了。”

“快窑里来暖和暖和！我说你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你还死犟活犟的不听话！”

媳妇海花，扒在窗口喊。她正在给孩子做过年的衣服鞋袜，现在扬头向窗外看。

怀兴走进窑，跺了跺脚。其实脚上没有土，也没有雪，这是他的习惯。

他的棉窝窝已经烂了。海花昨晚给他补过，这棉窝窝已经穿了三四年，补补刷刷、又很干净、舒适，绵软。海花说过年给他做双新的，他说，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再六年。

“哟，一双棉窝窝穿十二年！”海花笑了。

怀兴也笑了。

“再省也不能省得不能到人面前去！”

“省一尺鞋面，就省一升粮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其实他是怜念海花的辛苦。多少年她都是一针一线，给弟兄四个缝缝补补，缝得他们成家立事，又给女儿儿子缝。老四怀礼还上中学，翅膀还没展开，还得她缝。他做完地里活，躺到炕上。媳妇在地里给他打帮，回来还做饭洗衣，晚上照着棉油灯，没黑没明的纫针抽线，他不忍心。

海花却没有这么想。怀兴是老大，他把每个弟兄都在心中间搁着，谁有不接不到处，只要他知道，有钱给钱、有粮给粮。看到他那么大方，又一尺一寸克苦自己，心里总是不滋味。可是有啥办法，他就是那么个人。只要弟兄们日子过得舒心，他仿佛做牛做马都悦意。

怀兴这时把棉窝窝脱了，并齐摆好放在炕边，将脚伸进被子，身子向后一靠，脚伸到海花的腿下边。

海花看他一连串的动作，咬断线头，抿嘴笑。

“唏，你的脚冰渗渗的。”海花把他的脚，向大腿下边揽了揽。

他就势张开大拇指，在她裆里戳。

“你死呀！”媳妇海花脸红了，娇嗔地骂了一句。

“嘿嘿，那里边暖和！”

海花挪挪屁股，继续做她的话。

“线线这娃该管教管教，老在家里停不住脚。十一岁也不算小了。”

“怪娃个啥？怀礼把他引坏了。他是个娃娃头，这么大的风雪跑的不沾家。”

“其实出去跑跑也好。我小时下雪就不沾家，他婆说我是铁娃。”

“话都由你说。回来又是湿鞋，湿袜子。”

“那有啥，炕烧得热一些，窑里又暖和，明天又是一身干！”

“棉花见水就不暖和了。”

“小孩子家，火气旺。冻一冻结实。”

“就是你有理！”海花抽出手，在他小腿上拧了一把。

怀兴弟兄四个，老二怀义在县城做生意，这些年混得不错，当上二掌柜，把媳妇和娃也带走了。老三怀仁和怀兴分开另过，也有两个娃。老四怀礼不到四岁，妈就死了，是媳妇海花把他屎一把尿一把拉扯大的。如今十七八岁了，现在中学放假，早上起来急急火

火领着侄儿根狗、侄女线线，上塬逮兔子去了。如今家里空落落的只留下怀兴两口子，显得很寂静安谧。

海花半晌没听见怀兴说话，扬眉见他歪着头，已经迷糊过去了，就把被子往上拉拉，替他盖到胸口。

她喜欢自己丈夫。他高大结实，是村子里一个能人，很有威望。他不爱说话管闲事，但是要是张口还能起一点作用。他能担起事，也会治家。在村子里不算富裕，可也不求人。看他闭目养神，安闲舒适的样子，她心里热乎乎的。

院门被推开了，风吹雪飘中，进来的是老二怀义。

他肩上挂着褡裢，手里提着两三个纸包。兄仁弟义，怀义每从县城回来，总要给哥捎些吃货。他常给老三、老四讲：“咱要对大哥大嫂好点，没有大哥大嫂，就没咱弟兄们的今天。”

怀兴媳妇从窗口看到怀义，推把怀兴，立即溜下炕，迎到窑门口，接过纸包，进窑帮怀义取下褡裢，抓起炕上的小笤帚，给怀义扫身上的雪。

“大哥。啥都好着哩？”

怀义跺跺脚，斜坐在炕沿。

“好着哩，你回来了。”怀兴欠欠身。

“明个是冬至嘛。”

“有心就对了。这么大的风雪，往回跑个啥。隔河渡水的！”怀兴往炕里挪挪，把炕沿腾宽展。

怀义脱了鞋，坐在怀兴身边。

“他二妈和娃娃们都好着哩？”怀兴媳妇海花问。

“好，都好。本想把娃们领回来，认个坟，烧个纸。他妈说路上不好走。多亏没领，风大雪大路冻得又硬又滑，还真不好走！”

“上坟有老三、老四和我。天气不好，老人家是不会计较的。”

怀义结婚后和怀兴过了一阵子，因为媳妇和怀兴媳妇海花发生过一次口角。怀兴也觉得年轻的媳妇放到家里不是常法。那

年刚好怀义当了把式，生意做得好，身价也高了，他就一再让怀义把媳妇领出去。怀义并不知情，觉得父母去世以后，全凭大哥大嫂照应，光一年的衣服鞋袜，就劳得大嫂够受。媳妇留在家，虽说气单力薄，能给大嫂做个伴，尽自己对兄嫂一份情意，总是能行的。他经不住怀兴说，半年以后也就把媳妇搬到县城。刚开始日子紧巴一些，前年当上二掌柜，虽说拖家带口，日子反倒宽裕得多了。说也怪，这妯娌一分开，都念起相处的好处，反倒你牵我挂，显得亲热起来。每次怀义回来，免不了给大嫂捎些针线、顶针、鞋面之类的东西。

弟兄两个在热炕上拉闲话，说县上的官情、商情，说村上的民俗、民风。怀义告诉怀兴、老四怀礼学得好的，明年夏天初中毕业，听说省城办起高中，心勇勇的还想念呢。

“只要能念尽管上，咱弟兄三个过了期，也给他把路子腾宽展了。你眼宽，又在他跟前，要多指拨他。我可顾不上他了。”

“人家老师都说，咱怀礼在学校是挑梢的。勤学用功，把事当事哩。连我们东家见了，都高兴的硬和他谈天说地，还想将来让怀礼跟上他办纺织厂呢。”弟兄两个因为自己小弟弟受到各方的赞扬，感到很荣耀。咧开嘴会心地笑了。

风匣响了一会儿，怀兴媳妇海花端来热茶。接着泡粉条、切萝卜、剁白菜、合面。

“大嫂，随便吃点煎和饭比啥都好。”

“对，搓点麻食。怀义、怀礼都爱吃。这么冷天，吃了也热和。”

“行。”

怀兴媳妇精干麻利。村里人夸她是媳妇堆里的轘骡子。虽是开玩笑话，也是实情。她却不以为然：“少给我戴高帽子，我是逼出来的。我当姑娘时，也会学懒撒奸。自从进了耶家门，迎面七口人，五个男的，有老有小，两个女的，婆婆常年有病，挑针撩线，炕上炕下，灶台里外，我不麻利能行？谁有这遇合，甭问，和我一个样儿。”

她正在灶房忙，儿子根狗满身白雪，一股寒气，从风旋雪舞中冲进院门，提着一只血糊糊的兔子，跑进窑里。

“爸哟！我四大今天逮了三只兔子！”

“少教的！你二大回来也不知道招呼，提到外边让你妈崩上，给咱下酒吃。”怀兴挥挥手，让他提出去。

怀礼和线线也接着回来了。他们进窑打过招呼，线线到底大了，又是女娃，跑到灶房给妈烧锅去了。怀礼蹲在窑门口，拿了一个瓷瓦盆，剥兔子。

“根狗，叫你三叔去，就说你二叔回来了。”怀兴向窗外喊。

根狗应声踩着雪花迎风跑出院门。

“老四先放下，上炕暖和暖和。”

“不冷，天冻闲人呢。”

听到怀礼的话，怀兴和怀义相视一笑。

“看，他还说咱是闲人呢！”

老二怀义，穿上鞋踱到窑门口，看怀礼剥兔子。

“兔子这么好逮。”怀义看怀礼血污的双手，认真的剥皮开肚，有兴味地问。

“二哥，这也和你们做生意一样，讲究个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昨天我看天气温咕嘟嘟的，到后晌又是一阵冷似一阵，就猜摸要下雪，赶到塬上瞅了七个窝，下了五个扣子。今天除一个没撞，四个都撞了。”

“那咋只拿回来三只？”

“另外一只，要不是狐狸吃了，就是狼吃了。再不准是让没脸面的人抬走了。反正扣子不见了！”

怀义很喜欢小弟弟，他那聪明、机伶劲儿、无论从什么地方都能显示出来。

“这三只兔子，少说也有四五斤肉。”怀兴挪坐在窗口向院里看，他估摸说。

“不止。这是头场雪，兔子肥着哩。”怀礼在开膛第三只兔子。

“大哥，我给咱家捎的调料还有没有？”

“兴许有吧！”

“过年我再送几包回来，把这兔肉腊汁了。你和大嫂平时慢慢吃。雪天不出门，喝几盅酒解个闷。”怀义说着转身进了窑，脱了鞋又坐到炕上。

“不麻烦，过年回来捎上就对了。”

怀义坐在怀兴身边，看四十出头的怀兴，鬓边有了白发，心里一股悲凉。妈死了以后，家里事靠大嫂，外边事虽说有爸，可爸心绪不好，都推给大哥。妈过三年，爸又不在了。花了多少钱，受了多少艰难，大哥没说过一句话。至今也问不出抬埋两个老人，花了多少钱。要问起，大哥总是说：“过去的事了，说它干啥？”他知道大哥怕弟兄们分心，忘了眼下的日子，以后也就不问了，把一份孝敬老人的情都给了大哥大嫂。

“大哥，以后做活思谋着，不要把自己劳的过了。”

“嗨，庄稼活，能劳个啥！哥愿你们都在人路上。”

“这大哥尽管放心。对了，听有人说怀礼在学校自由呢！这是玩笑话，还是真话，都不精确。”

“自由是啥？”怀兴没听过，瞪大眼问。

“自由娶媳妇，人家叫做恋爱。”

“嘿嘿嘿……新名词怪有意思，娶媳妇就娶媳妇嘛，还叫什么乱爱。”

“不是乱爱，叫恋爱！”

“恋爱也罢，乱爱了罢，咱都不弄那么个事。娶媳妇的钱，我给 他准备着哩。”怀兴争气好强。老二、老三媳妇是他经管娶的，老四也不例外。现在想恋爱自由娶媳妇，无非是不想用哥的钱。可怜哥呢！

“你不知道，人家如今兴自由恋爱娶媳妇……”

“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。这事千万不敢，自由出人命呢。你在他跟前，常给他提个醒，可不敢胡来。花钱娶来的牢靠，咱不能空里飞，叼着吃。咱不是没办法！”

他说得很严重，出乎老二怀义意料，不由得呆呆的看着大哥。

“我确实想起来了。奕家窑奕大少的儿子自由的那个媳妇，不是媳妇没娶成，让人家给剿了！咱不敢惹这事。”

这时怀礼已经洗净兔子，倒了脏物，洗了瓦盆，扬着冒气的湿手，走进来。

“你们说啥哩？”

“说……”

“说你一天闲不住，放假回来，在家时间少，出外时间多。说啥哩？就说这！”怀兴觉得现在不能说，就打断了怀义的话。

“二哥，你看大哥老说我，把我还当线线，根狗看。穷人有穷知己，小人有小朋友。我那些砍柴割草，涝池壕里耍水的伙伴，一见我回来，老扎堆儿叫我，我能不去？人家做了庄稼，我托哥的福上了学，能不理人家？贫贱之交不可忘么！”

“你看老四和你大哥一样，你说不过。提起木匣斗动弹，一套一套的呢。”海花刚走进门，接着怀礼的话说。她爱怀礼，怀礼说的话，她都觉得有道理，连声音神气都有味道。她说菜炒好了，不见老三来，怕一会凉了。

“你端来。老三是个凉性子，我们边吃喝边等着。”

“我去叫！”怀礼不容分说，拔脚走出窑门。走到院中间，怀仁提着一只母鸡拉着根狗进了院门。

“三哥，等你把菜都等凉了。”怀礼迎上去，接过那只咯咯叫着的母鸡。

怀仁憨厚的脸上挂着笑，张张口，没说出话来。

“我和我三叔逮鸡哩，老逮不住。先说逮鸡娃，说肉嫩好吃，逮不住！三妈说逮公鸡，公鸡飞得老高。三妈说逮母鸡，母鸡肥，还

……”根狗说不出来了。

“还逮不住。”怀礼接着说，惹得窑里窑外，腾起笑声。

“啥逮不住，是你三叔不舍得。”怀兴媳妇开玩笑地说。她给怀仁扫了身上的雪，又给根狗扫。

“真的，我不哄你。”根狗仰头对他妈说。

“信，信。”海花拍拍根狗肩，把他推向一边。

怀仁走进窑，怀礼帮大嫂海花去端饭。

“坐上来。”怀兴向炕里挪了挪。

“就坐这儿。”怀仁吱吱唔唔的说，不想动弹。

端盘进来的怀礼，对怀仁说：“三哥，你不脱鞋我替你脱。”

怀仁看怀礼真要下手，脱了鞋靠怀义坐上炕。

第二章

冬至可是个大节气，人们不能忘记祖先。只要能奔回家的，都要给祖先坟上去烧张纸。

吃罢饭，怀义从褡裢里拿出沓阴票和金纸银箔。怀兴从窑间里拿出一摞烧纸。怀礼和怀仁，加上根狗蹲在窑脚底。怀礼拿一枚十文的铜元，一根园园的木棒，按住铜元，在烧纸上敲出一溜溜铜元印。怀兴叮咛，纸不能太厚，手要带点劲，用力要匀，铜元印儿敲得才能清晰。怀礼照怀兴的话敲完一叠，交给怀仁。怀仁张开右手五指，划拉成扇形。根狗随后一张一张揭开，插花铺平，卷成卷儿摆在一起。这样到坟里好烧，据说在阴间的祖先也好数数儿。怀兴和怀义在炕上把金纸银箔儿，剪成图样，然后用浆糊粘起来，放在那儿象真的元宝，这叫金斗银鏰。

刚开始大家忙于熟悉经常不用的一套家俱，够不上说话。一会儿顺手了，慢慢拉家常说起闲话来。

“听说县上烧日本货，你们没有啥损失？”怀兴把一个粘好的银鏰，放到簸箕，问正认真粘银鏰角的怀义。

“我们那杂货店，用不上日本货。百货店损失大一些。不过，咱们内地这小县城，谁进得起东洋货。有些挂个东洋货的牌子，其实是上海天津造。无非有那张皮，能卖个好价钱。学生们一闹腾，把那张牌子连夜晚都撕了。”

一听说学生们闹腾，怀兴立即盯住炕脚底正扒着打纸的怀礼。似乎他问老二不是目的，就是为的引出怀礼来。

“老四你也参加烧东洋货来？”

“参加来！”老四怀礼用木棒狠狠的砸在铜元上，铜元蹦起来，

跳出纸外边。

“以后出头露面的事，你少跟上打轰轰。”怀兴严肃地说。

“没事。大家都参加来！”怀礼满不在乎，把铜元拾回来，放平正，又狠狠的砸下去。

“学生是爱国行动，他不去也不行。”怀兴到底在县城经见得多，知道集体起来了，你一个人单独在外边大家会鄙弃你。但是怀兴却认为老二怀兴在袒护怀礼。

“我也不懂爱国行动！我只说人家能闹腾起，咱闹腾不起！我一个庄稼汉也懂得爱国。咱要爱国，就要有爱国的本事—没本事光行动还能行，老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”

“大哥说得对！”怀兴点点头说。

“人家省城……东北三省的学生，一拨一拨的参加抗日军队呢。今年九月十八日，小日本把东三省占了……大家心理不平嘛！”怀礼虽然没停手，但炕上大哥、二哥说话他听着哩。他想给大哥作些宣传，因为又要顾打纸用力，说得结结巴巴的。

“参军，参军！你们这些学生，知道参军是干啥呢？是指挥人还是受人指挥？是你拿上枪打呢？还是造出来好枪，好炮让人打呢？参军，参军！把事思谋好。”怀兴说得嘴上带了劲。他知道参军就是当兵，当兵就要开拔。“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！”村里人都这么说！人老几辈都这么说。怀礼不能当兵！他忿忿然。

不想怀礼却嘿嘿嘿地笑了。一手攥着木棒，一手按住铜元，站起来伸懒腰。

“笑，笑我的话不对！”怀兴有些愠怒。

搁在往年怀礼就不说话，温顺的埋下头、垂下眼。他到底长大了，中学又快毕业，经见得也多了些。就仍然咧开嘴笑，嘴里还吐口气发出“呵—呵—”声。

“大哥，你的话没错。可是你把你兄弟看高了！你兄弟能指挥人？能造枪炮？叫我放枪放炮，只要能放准，不浪费子弹，就不错

了。”说着又伏下身，扒在地上，按住铜元敲木棒。

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咱不往高处看就不行！我要不往高处看，你二哥能做生意，能把你二嫂他们搬到县城去？你三哥能过上安稳日子？你能上中学？凭啥？就凭我，还有你二哥、三哥都有往高处看这个念头。这咱村多少人眼红得发光哩！咱耶家几代人，就你成了文化人，你却连向高处看的想头都不敢有。”怀兴说得很激动，声也高了，手也停了，眼也瞪大了。海花端面盆进来，不满地瞪着怀兴。

“谁那句话堵了你的气眼，声大的院门外都能听见！”

“没啥？”怀兴把又一个糊好的金斗放进簸箕。

“没啥声那么高干啥！难得弟兄们聚一次，大家都要高高兴兴的。”她笑着斜了怀兴一眼，把酵面盆放进炕里。明天吃饭人多，老三媳妇和两个侄子都过来，要十口人呢。

“老四，大哥的话对着哩。人就要有颗争胜心呢。”怀兴这时也想开了，心里有些惭愧。怀礼这几年同大哥见面机会少，同自己见面机会多，自己总想不到说这些话！

“对，在理。”怀仁似乎憋闷了好久才说出三个字。

“这不就对了。听来听去，还是怀礼惹你大哥生气呢！”海花盖好酵面，临出窑门，扭头又对怀礼说：“你呀，把心用到念书和问媳妇上！”

怀兴、怀仁，连怀礼都被海花临出门的话和那戏谑的神气逗笑了。

“大哥，你别生气。我没说你的话不对。”怀礼眉头一扬，故意装出委屈的样子。见大哥怀兴脸上平静了，就又伏下身，敲最后一叠烧纸。

突然院门一响，进来个小孩喊根狗。根狗应声放下正卷的烧纸抬腿要跑。

“站住！你正干活哩。”怀兴一声喝，根狗就像被钉子钉住似的。

他睁着一对乌溜溜的小眼，祈求的看着正扬头向他的怀礼。

怀礼把目光投向怀仁。

“纸卷完了。”怀仁转面向怀兴，讲情地说。

“雪大风大，到啥地方要去？”

“到宝林家车马院玩。”

“叫他去吧。不哼不哈的揭了半晌纸了。”怀兴疼爱地说。

怀兴没说话，低下头又粘起银镲。

“这根狗长大了。”怀兴目送根狗走出窑门，又从窗口看到根狗和宝林在院门口说话，收回目光说。

“根狗和石家这孩子在一块，总学不了好的。”怀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“人家石家这几年也可以了。”怀礼不以为然的说。怀兴不满的瞪了怀礼一眼，怀礼不在乎，反倒笑了。

“牢叔还好着哩？”牢叔是宝林他爷，已经七十多岁了。

“好着能咋，把先人的江山，踢踏得剩下了光席片子。”怀兴看不起好吃懒做，不务庄田的人。

“所说石家老二银虎媳妇这几年立了事，亏盈赔欠能铺排开。”怀兴说。

“可不是啥！你往西走，门楼又粉泥刷新了，车马院也兴红起来了。”怀礼爱往石家去，和银虎借个书，拉个话，说长道短。他忍不住，接着二哥的话，夸赞银虎媳妇。

“驴给骡子马挣家当哩！”怀仁冷丁的爆出这句话，把弟兄几个都惹笑了。他不笑反有点惊讶的抬头看了看。

“那能算牢叔的功劳？”怀兴赞赏怀仁的话。他也觉得银虎媳妇确实有本事，但是终究白下了苦。败家子弟，天生的扶不起来也拉不动。

石家原是财聚一方的财东人家，传到牢叔的父亲一辈，败落下来。到了牢叔手里，四壁挖空，只剩下个大架子。要说他这人也不

是坏人，瞎毛病眼见得也不大。就是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得喝四两好酒。年轻时赌钱也不来大的，不管春夏秋冬，那儿有向那儿赶。生了五个儿子，媳妇死了，也不续弦。醉了就睡，醒了就喝。卖地给大儿子娶媳妇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大儿子有了媳妇，就砌锅搭灶，不同他过活。到了二儿子银虎，穷人家姑娘他看不上，有家道的姑娘，人家看不上他。直到二十出头，才问了伍家寨伍老二的姑娘伍元凤作媳妇。这伍元凤过门以后，渐渐的把持了家事。把老三石仲虎送到她兄弟的部队上当了兵，把老四石喜虎送到省城去学生意。不服管教，性格别扭的老五庆虎被赶出家门。宝林他爷不知啥原因，对伍元凤言听计从，大约只要有酒喝，乐得安闲自在。如今这石家真的是有了起色。人们过去一提起石家直摇头，现在不摇了，觉得这一家走向了过日子的正道。

“牢叔这一辈子，活得也不错。光他喝的酒，倒出来让全村人喝几年。”怀义心里算起酒帐。

这时怀仁，怀礼把地上的摊子，已经处置完，放到一个担笼里，围到炕上做起金斗银镲。这金斗银镲做起来挺费事，费工还得心细，不然就揉得不光洁鲜亮。粘得不好，七扭八裂样子不好看。怀仁费了很大劲做出的不满意，放在手心自己先笑了。

“我这椿木指头做不了。”他丧气的把那个银镲捏扁，扔到地下。

“别急，一下一下来。”怀义鼓励地说。

“弄不了！”怀仁放弃了做金斗银镲，就专心把簸箕做好的，分成两拨摆开。

“三哥刚那句话说得有份量。”怀礼想到怀仁说，驴给骡马挣家当，只想笑。

“给你三哥说亲时，你三嫂他爸给媒人说，耶家老三倒是个好小伙，这我知道。就怕那人太木讷，将来过不了好日子，我女儿跟上受可怜。我说，他只看到我老三不哼不哈，其实我老三是牛皮灯笼，

外黑里明。如今这世道，火罐灯笼倒鲜亮明艳，可那招风，惹火呢！有几个红到头？”

怀兴对怀礼夸说怀仁，其实是怕怀礼当了火罐灯笼。

怀礼听出话音，他没有啃声。

这时怀兴媳妇端着碗进来倒油。怀兴叮咛少倒点。油搁到灶房，冻了就不好用，也要防老鼠偷油。还问雪下不下。

“你不看我头上落的雪花，还问下不下？”

“那你让线线把东窑炕多煨点柴火，烧热一些。”怀兴叮咛说。

“你看你大哥怕把你冻了。你不问老二睡惯睡不惯热炕。他在县上这些年，回来总说咱窑里不烧炕也不冷。”

“嘿嘿，我把这事忘了。不过，还是烧热好，咱这不比县上，风头高，后半夜还冷得很。”

点上灯，总算把金斗银钹粘完了。怀仁一样一样放开满满当当一担笼。

接着弟兄四个做寒衣。

怀兴因为弟兄们团聚，兴奋得脸上泛光，浑身发热。他看怀义剪纸，怀礼粘，怀仁给里边铺上棉花。怀仁指头又黑又长，确实很笨拙，但他看着亲切。他心想：只要年年能有这么几个兄弟，和和美美团聚拉话的时间，就是幸福。领着兄弟们给父母烧个纸，惦念父母一番，让子侄们看着。千万不要象石家大院那些弟兄们，驴踢马咬的过日子。

他手背在脑后，看他们认真的忙碌，觉得很快活。

这时怀义和怀礼说起县城前一时抢毙人的事引起他的注意。

“……那是个土匪……”怀义说。

“……难说……”怀礼说。

“告示上写了……”怀义说。

怀礼不说话，只是笑。

怀兴想，这怀礼还挺有心计，关键处他只笑不说话。

“……有些大字号也买了枪。”

前一向听人说银虎有把手枪，他相信。人家伍元凤的兄弟叫伍元龙，就当过团长，拿回来玩玩，听个响声也不是啥事。可字号是做生意的，买枪做啥？总不能拿上枪逼顾客买货。

“字号买枪做啥？拿枪逼人买货不成了土匪么！”他睁开眼，笑看怀义。

“大哥，你不知道，不是字号硬买，是人家商会给你派枪。你不买不行。你私下买来交给商会，还便宜一些。要交枪款，一杆枪你得出两三杆枪的钱。”

“商会买枪？”

“商会还是给了民团，反正是保了土豪劣绅。”怀礼又忍不住插言说。

“快完了吧？完了喝汤。”怀兴媳妇海花，在院里大声问。

这儿把吃晚饭叫喝汤。

“刚吃了还没有消化呢。”怀礼说。

“端吧。天短夜长，如今又没事了。喝罢汤让你二哥也歇下。他跑了不少路。”

怀兴媳妇海花炒了四个菜，烙的是油馍。怀义把酒热了热，弟兄四个外加一个根狗，吃着拉着话儿。全忘了外面雪愈下愈大，白茫茫雾尘尘看不见村庄大路。

“兔肉炖上了，明天吃？”海花媳妇问。

“这就对了。好东西那能一次吃完！”怀义吃得很香。

他爱吃嫂子的家常饭。